

# 《好民主，坏民主》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好民主，坏民主》

13位ISBN编号：9787552007494

出版时间：2014-12

作者：[意大利] 吉奥乔·阿甘本,[法] 阿兰·巴迪欧,[法] 丹尼埃尔·本萨义德,[美] 温迪·布朗,[法] 让-吕克·南希,[法] 雅克·朗西埃,[美] 克里斯汀·罗斯,[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页数：221

译者：王文菲,沈健文,吕莹 校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好民主，坏民主》

## 内容概要

英国的“怀疑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欧克肖特曾说“哲学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哲学的任务是对学科的基本问题发出质疑。”本书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思考原则，对现代政治的根基——“民主”，以及现代人的民主经验不断发问。

虽然都持有“怀疑论”的立场，但是本书的八位作者（其中两位是美国人：阿甘本、巴迪厄、朗西埃、南希、齐泽克、本赛德、布朗、罗斯）却一点也不保守，他们普遍出生在20世纪40-50年代，是68学运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当时的中坚力量，随着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崛起，以及现代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建立，如今的他们代表着欧洲大陆思想界的至高点。

本书汇集了这八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随笔和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公共言论，每位作者各一篇，每篇篇幅在一万字左右，通俗而不失深刻，短小而不失高远。

这8篇文章重点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西方社会的变化为背景，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民主制度的悖论和尴尬处境，并为未来社会的合理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 《好民主，坏民主》

## 作者简介

# 《好民主，坏民主》

## 书籍目录

1. 民主概念絮语
2. 民主的徽章
3. 永久的丑闻
4. 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
5. 有限的民主和无限的民主
6. 复数的民主对单数的民主
7. 可出售的民主
8. 从民主到神圣的暴力

## 《好民主，坏民主》

### 精彩短评

- 1、一本知識密度頗高但精彩的小書，尤其在 TRUMP 當選之後讀來更覺深刻。
- 2、值得一读，书内有真知灼见
- 3、喜欢阿甘本那篇，巴迪欧和南希的着力点不能让人性福
- 4、除了最后一篇，完全看不懂科科
- 5、原著四星，翻译三星。前面的翻译好像比后面好点。
- 6、法国人的书就是永远不让人读懂的
- 7、其实也可以回应柴静的问题
- 8、#書友集记录# @書友集 民主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思潮，更是一种理念。当前要理解民主，绝不是简单一两句口号能解决的。这本册子也仅仅是一个争鸣的平台，反映了西方部分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和反思。
- 9、[意大利] 吉奥乔·阿甘本 / [法] 阿兰·巴迪欧 / [法] 丹尼埃尔·本萨义德 / [美] 温迪·布朗 / [法] 让-吕克·南希 / [法] 雅克·朗西埃 / [美] 克里斯汀·罗斯 /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冲着这些大名买了此书，很小，很“不好看”。政治坐标的原点不同，西方左翼理论也不能直接拿过来。
- 10、一堆隨筆
- 11、这不是一部大众读物。虽然非常薄，但是读起来非常费劲。通篇都在讨论“民主”一词的真实含义
- 12、逛贴吧的感觉。。
- 13、阿甘本的第一篇看不懂。巴丢、本萨义德、朗西埃、齐泽克等人的观点都很有启发性的撕扯在一起。虽然是一本又小又薄的书，但是很耐读。
- 14、欧陆哲学用他们的语言风格横扫一切文字印刷，除了大胡子跳脱点
- 15、五星给译者文菲。
- 16、绝对是当代左派的政治理念。满满的无政府主义感
- 17、很有意思的一本書，但是對於目前的我來說也有很多還不能理解透徹的地方，先大致翻閱一邊，等以後有所成長了再來翻看
- 18、看过英文版的飘过。齐最后一篇压轴实在有些捣糨糊。朗西埃的文章应该联系他那本民主之恨！
- 19、最后一篇齐泽克的文章又提到，你国是亚洲皮鞭加欧洲证券市场，和共产主义倒塌后的俄国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同，你国直接靠国家权力控制通向资本主义的社会成本。毛思想里的自我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之间实际存在深刻的结构相似性...嗯，果然是极右政权。
- 20、说得像呓语 翻译得更像。。。只言片语的鸿光

1、原题：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来源：《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作者：王佳鹏“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阿甘本在其文章中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主导的大众话语中，民主被认为是政府的最佳组织形式，民主就意味着全民选举、代议制、协商、自由、市场，民主几乎就等于“良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有关民主终将胜利的观点，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学术体现。这类观点在中国也是大行其道，人们不假思索地将民主视为是“好东西”，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予以接受。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这些民主话语或民主意识形态无疑是流于表面而缺乏反思的。《好民主 坏民主》这本书中的诸位思想家，正是要对这些常识性假定提出挑战。正如齐泽克所言，我们需要潜入到民主意识形态的深渊中去探寻其真正的能指（实际上它最终不过是空洞的能指）。民主的无根基性与悖论性如果说民主概念有任何本质性含义的话，那么只能是“人民主权”。它是神权和君权在近代社会中相继坍塌之后，被重新确立起来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但作为缺乏神灵启示、君权神授、最终真理等至高根基的人民主权，天生就具有无根基性。柏拉图很早就认为，民主的无根基性或未扎根于真理，说明其一开始就是不正当的。由此而使民主政治要么是甘当无根基的存在，从而仅限于安全、共同利益及保护人民免受伤害等有限事务；要么，为自己寻找或确立某种根基，也即“充足理由”，从而使理性或大写的理性（Raison）（神权、国家理性、民族神话等）实施其统治，而这很可能使民主远离其“人民主权”的本质。因此，民主的无根基性使其最终结果不是陷入无政府状态，就是走向大他者的统治。由民主本身的无根基性而导致的民主悖论，同样也体现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中。阿甘本通过追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区分了民主的两种形式或两大层面：公共权利与统治技术，政制与政府，立法权与行政权，或立法—政治合理性与经济—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或者，更简单地说，实际上是权利与权力、正当性（legitimacy）与合法性（legality）之间的张力。正是二者的相互交织和相互抵触导致了彼此的边界模糊性，任何没有注意到此种模糊性的民主讨论都是空谈。在这种模糊性中，后者经常会超越或侵入前者，即经济—行政力量对于人权主权这一公共权利往往具有压倒性优势，阿甘本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错误。同样面对民主的无根基性，朗西埃则比阿甘本更为激进。他不但认为民主是无根基的，也认为政治本身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不确定性境况下的赌注。“民主并非政体，而是政治的特定构成成分”，是政治主体得以形成的主体化方式。最终正当性（ultimate legitimacy）或至高性（superiority）的缺席，使民主注定是一场丑闻（scandal），也即缺乏真理标准下的各说各话和流言蜚语，是对等级制分配及排斥的不断挑战。民主狂热与民主幻觉由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知识关系紧密，民主制的专制本质往往被深深地掩盖了起来。无论是福柯所坚持的知识即权力，还是拉康所指出的因知识相对于权力的几何级数增长而导致的能指的空洞深渊，都旨在揭示现代民主话语的虚假性。在齐泽克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或意识形态斗争时代，“民主狂热”、话语膨胀、符号内爆，也许是对当代民主意识形态的形象概括。民主话语已经脱离了它的实质，而仅仅沦为一个空洞的徽章或符号，以至于“如今每个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布朗遵从拉康、齐泽克认为，民主作为“空洞的能指”，已经失去了其能指力量（the power of signify），最多不过对于特定的少数人才具有其实质的指涉。在对民主的批判中，柏拉图和巴迪欧都认为民主及其相应的代议制终将暴露出其专制本质，“一种自诩为‘美好和青春’的统治，实质却是某种具有死亡冲动的专制统治”。民主政治不仅终将走向僭主政治，而且民主世界意味着虚无主义、当下主义、享乐主义、平庸主义。当然，人民主权尽管并未得以真正运作，但也并未从此彻底消失。在“民主幻觉”中，始终有一个幽灵在飘荡，那就是“人民主权的幽灵”。托克维尔为了切断民主与革命的联系而将民主与国家结合在一起（“民主国家”），但是马克思却坚持认为，“在真正的民主中，政治国家会走向消亡。”于是，在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下普遍存在着某种“民主之恨”，也即对大众的恐惧，对集体激情宣泄的担忧，对真正民主所可能导致的国家消亡的焦虑。民主徽章的空洞性或无意义（democratic nonsignificance）并不意味着它是无用的，它反而具有赋予任何事情以正当性的巨大力量。所有人都打着民主的旗号，所有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只要冠以‘民主’之名，那么您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原谅。”于是，很多丑陋和邪恶之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比如民主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宗教，成为西方帝国发动圣战的神圣基础。民主的全球化与殖民化民主作为徽章，是西方人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徽章，“民主主义者只专情于他们的同类”。该书中提及的爱尔兰公投、捷克公投、海地事件、全球阶层的流动等等事例，无不说明了民主最多仅限于某国范围（尽管每个民主政体内的实质并非是民主）。“

## 《好民主，坏民主》

民主主义者的‘世界’根本不是‘所有人’的世界。作为徽章和‘壁垒守卫者’的民主，自以为是地在其微不足道的世界里运行着，集结在保守的寡头政治的旗帜之下；其全部职责——通常是好战的——仅是在所谓‘世界’的名义之下，受动物性的本能驱使去维护它的领地。”于是，民主制不仅存在着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的暴政”的危险，并被许多批判理论家直接指认其实质就是寡头制；而且它还以民主之神的名义不断出售自由或干脆发动圣战，这实际上是“来源于人民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是民主人对非民主人的法西斯主义。作为非民主人或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最后只能诉诸于齐泽克所谓的“神圣暴力”来予以反击。民主成为民主国家的殖民策略，是历史性地形成的。布朗如此总结了民主制的内外交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并不渴求自由主义民主的人民，另一方面是我们所不愿见的‘自由’的人民，他们把民主导向神权统治、帝国主义统治、充满恐惧或仇恨的种族制度、封闭的共同体、依据族裔或移民身份划分的社会阶层、极具挑衅意味的新自由主义后殖民政治格局，或者声称绕开民主进程与民主体制即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专家政治……于是，上述两种可能性各自都有自己的形式——人们专注于眼前的利益而罔顾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专注于所谓的安全却无意追求和平；他们不愿为集体牺牲自己的快乐，也不愿放弃自己对集体繁荣的憎恨。”在这种内外困境下，每位公民、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人民如何能掌控并施行公共权力，以避免民主制度变成为反民主正名的假面具。”这也是所有民主人和非民主人、民主政权与非民主政权需要面对和应对的紧迫问题。

## 章节试读

### 1、《好民主，坏民主》的笔记-第1页

阿甘本《民主概念的絮语》：现在“民主”这个词有时候被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的制度形式，有时候又被当作一种统治技术。原因就在于对从古希腊而来的“politeia”一词翻译时的语义含混，它既指“政制”，又指“政府”；前者是建立制度的权力，后者是既成制度的权力，这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着一个分裂，为了统治机器的顺利运转这种分裂必须被消弭。第一个例子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试图用主权(kyrion)一词在弥合的同时彰显了这种分裂的存在。除此之外，福柯在《安全、领土、人口》一文中指出卢梭也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试图在“主权—立法权”与“行政权—执行权”之间作出区分并取得交集。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史上一大错误在于，将行政权完全等同于执行权，这导致现代政治思想走向诸如法律、公意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抽象概念，同时悬置了行政权及其与主权的联系。因此政治最关键的秘密不是主权而是行政权，不是上帝而是天使，不是国王而是大臣，不是法律而是警察。在这种局面中，“主权者的权力”是一个虚构和误认，它试图掩盖的是统治机器中心空无一物以及“政制”（法律—政治）和“政府”（经济—行政）的联合之不可能性这一事实。这既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的消解。如果这个难题及其含混的语义无法被估量与克服，那么一切关于民主的讨论——无论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统治技术——都将面临沦为闲扯的危险。

### 2、《好民主，坏民主》的笔记-第2页

在当下的政治中，“民主”是一个在符号系统中无迹可寻的强有力的徽章(emblème)，一个空洞的能指。只要冠之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事情都是可原谅的。民主并不是所有人都作为民主人而产生的结果，而是相反，民主主义者都是民主这一徽章的产物。它内含有某种先验性的东西，如果要触及真实的社会，这种东西就必须被清除出去。在此可以看看拥有徽章的西方和西方之外的世界之间所形成的反讽性悖论：西方是一个民主的世界，而西方之外的某些世界则到处都是恐怖，这些处于恐怖中的人们想方设法要进入民主的世界，但他们必须先经过专门为对付他们设立的“培训”而成为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世界根本不是所有人的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中，站在他编造出来的怀旧主义政治神话—贵族制—的立场贬黜了民主制度：民主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民主制下的个体只为享乐而生。我们更重要的是思考由民主徽章所炮制出来的主体：耽于享乐的个体。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人类共同的永无止境的享乐潜能中达成共谋，在金钱作为虚假平等的普遍原则下维持着这一“现代化”系统的运行。虚假的民主世界崇拜青春，民主是世界的徽章，青春是则是民主的徽章，它象征一种“无法追回的时间”。即时性、时尚、虚假运动构成了“青春主义”作为偶像性建构的民主产品的三个特点，“青春主义”就是民主思潮本质上幼稚化的东西，它要么造成政治恐怖主义，要么造成个人享乐主义。他们从来不能建构一种时间规则，即使建构了也不执行，而这正是相应的国家构成形式——代议制民主——暴露出来的专制本质：民主的“非世界”是一种时间的流逝，时间不仅在经受消耗，同样也在经历摧毁，它是一种具有死亡冲动的虚无主义专制。而老年人则假装学习年轻人的姿态并假装不那么无聊和专制，以继续从年轻人那里收获丰厚的民主犬儒式利润。民主的反面不是专制，而是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将集体的存在从民主机制中抽离，彻底拒绝私有财产和资本积累作为流通秩序，政治将根据永恒而独立的准则组织起团结和积极的人民，并使得国家走向消亡。让人民存在于其自身的力量之下，这才是民主的本义。对此，我们要么重新发明共产主义，要么回归法西斯主义创制的野蛮。当我们再次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便与历史中的人民融为一体了。



# 《好民主，坏民主》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